

# “决死撞击”令美国中情局知难而退



苏联飞行员伊利谢耶夫

1973年11月28日，苏联国土防空军雷达站发现一架不明国籍飞机从伊朗越界进入领空，并有继续深入的企图。苏军立即发出战斗警报指令，值班飞机迅速起飞拦截……



伊朗王国空军涂装的RF-4C战术侦察机

## 以“迷路”为幌子

苏联情报单位判断，这架飞机应是执行“黑色基因行动”的美国RF-4C“鬼怪”战术侦察机。自1953年朝鲜停战后，美国中央情报局继续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频繁空中侦察，但随着U-2高空侦察机被击落，中情局不得不换上更先进的SR-71“黑鸟”侦察机或侦察卫星。不得不说的是，这两种侦察平台使用成本太高，而且获得的情报也不总是准确。正当美国为此头疼时，伊朗巴列维王朝提出合作意向。

1953-1979年，美伊有着罕见的“蜜月期”——伊朗国王巴列维感谢中情局维护自己的君主地位，甘愿充当美国稳定的原油提供者，美国也慷慨地向伊朗王国提供武器，派遣军事顾问。巴列维主动“投怀送抱”，希望帮助美国加强对苏侦察，中情局兴奋异常，马上联合美国罗克韦尔公司、伊朗大商人阿尔伯特·哈基姆等向巴列维身边的高官行贿，确定后者的诚意与支持力度。最终，双方确认由伊朗提供基地、中情

局提供飞机和飞行员，启动“黑色基因行动”，试探苏联防空体系和空中拦截能力。为此，美国不仅答应对伊出售性能超群的F-14“雄猫”战斗机，还提供20多架用于“黑色基因行动”的RF-4C侦察机。

这些RF-4C经过改装，机鼻处安装有特制航空相机，机翼下携带着长焦相机，可不分昼夜和高度拍摄高清晰度地面照片。另外，机上安装红外扫描设备和监听系统，可对苏联军用通信设施进行信号拦截和获取。作为由战斗机改装而来的侦察机，RF-4C机翼下还挂有四枚空空导弹。根据安排，每架RF-4C每个月执行两次越界侦察任务，每次都由美国飞行员（后座）和伊朗飞行员（前座）共同完成，若飞机在苏联境内被击落，伊朗可以借口“美国飞行员在指导伊朗飞行训练时迷航”。

## 两次攻击未能奏效

就在11月28日，苏军在判明不明飞机身份和企图后，命令驻格鲁吉亚瓦兹亚尼的第982歼击航空兵团出击，该团35岁的副中队长根

纳季·伊利谢耶夫上尉迅速驾驶米格-21歼击机起飞。他具有丰富的拦截作战经验，升空后在地面雷达引导下很快锁定RF-4C，他报告目标携带有空空导弹，这意味着对方是持械越界，性质更加恶劣。苏军地面指挥所将RF-4C定性为“作战飞机”，要求伊利谢耶夫设法将其迫降或击落。

明确命令后，伊利谢耶夫发现狡猾的RF-4C开始转向并加速到1.4马赫准备逃回去，他决定用导弹将其击落。当时，米格-21携带有两枚K-13近距离格斗导弹，该导弹号称媲美美国“响尾蛇”导弹，但实际上



英雄伊利谢耶夫的纪念碑

上它的红外导引头在追踪目标方面有缺陷，准头还不如密集发射的航空火箭弹。事实证明，K-13很不给力，伊利谢耶夫连射两枚，都未能击中目标。

导弹攻击无效，伊利谢耶夫把希望寄托在机载23毫米航炮上。他稳定机身，把疯狂逃窜的RF-4C套入瞄准镜，然后加速逼近，扣动扳机——可没有熟悉的火舌喷出！很显然，航炮卡壳了。

## 惊现“空中肉搏”

眼看RF-4C要跑掉，伊利谢耶夫和地面指挥所都急了，没人知道该机携带什么侦察设备、入境后获得了什么，放它溜走肯定会对苏联造成重大损失。要把“不速之客”留下，唯一的方法只有撞击。对苏联飞行员来说，撞击敌机早已有之，二战期间，伊利谢耶夫的前辈就多次对德军飞机进行过舍生忘死的撞击。在空地通话中，伊利谢耶夫报告自己打开了加力燃烧室，把飞机加速到最大，如脱缰野马般冲向RF-4C。事后分析残骸发现，米格-21用

单薄的机翼撞到RF-4C尾部，后者立刻失控坠落，而米格-21则在撞击瞬间解体，伊利谢耶夫血洒长空。这是冷战后苏军首次在空中实施撞击战术，伊利谢耶夫用生命捍卫了国家尊严，被苏联政府追授“苏联英雄”称号。

至于RF-4C的两名飞行员，则及时跳伞，落地后被苏联边防军抓获。16天后，苏联用他们与伊朗做了交换——换回了之前落在伊朗境内的己方卫星残骸及数据资料。也许是命中注定，那名被俘释放的伊朗飞行员继续在本国空军服役，没想到在1982年两伊战争中被伊拉克的一架米格-21击落，成为历史上两次被米格机干掉的倒霉飞行员。

顺便提一下，撞击发生后，美国中情局对“黑色基因行动”进行重新评估，意识到苏军拦截决心之强烈超乎想象。为防止类似事件，中情局开始减少RF-4C的出动次数，直到终止行动。

王权 宋涛



女特工“非洲”在乌拉圭工作时的留影

# “非洲”女特工为苏联服务

当差。因为同情善良而又饱受磨难的当地人，这位军官索性为1909年降生的爱女取名“非洲”。

“非洲”得到良好教育，可在父亲去世后，全家失去生活来源，她只好嫁给一个军人。不幸的是，丈夫是右翼将军弗朗哥的支持者，而她站在左翼工人阶级一边，这段婚姻迅速瓦解。没了丈夫的供养，“非洲”只好进织布厂打工，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。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，她站在共和军一边战斗，并主动参加了苏联情报网，化名帕特里亚（西班牙语意为“祖国”），在整个欧洲开展秘密活动，获得内务人民委员会极高的赞赏。

## 既打游击 也卖时装

1939年西班牙内战以共和军失败告终，“非洲”撤退到莫斯科，进入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（今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），接受专业军事技能培训。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，“非洲”迫切希望上前线，洗刷在西班牙失败的耻辱，但因体形瘦弱未能如愿。此时，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伸出援手，让她加入内务人民委员会独立摩步旅卫生排。1942年5月报务员进修班毕业后，“非洲”被编入“胜利者”特种侦察破坏队。1942年6月16日夜，她伞降到西乌克兰，与其他8名女报务员一起接收30个战斗小组发来的电报。接下来的两个冬天里，她在

游击队里忍受刺骨的寒冷，与男人们共同战斗。

1944年夏，内务人民委员会将“非洲”召回莫斯科，让其重返国外情报战线，为此她切断了与外界所有联系，就像一滴水从朋友圈里蒸发了。间谍学校里，“非洲”学会如何假冒别人身份过匿名生活，学会如何隐蔽招募下线，通过密藏点传递情报方法等等。

1946年1月，“非洲”正式出击，她乘汽车横穿欧洲，来到巴黎，开始“客场作战”。她扮成1945年穿越西法边境的西班牙难民，很快实现身份合法化。1948年，莫斯科指示她前往拉美，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变身法国时装店的老板娘。在她的打理下，店铺成为乌拉圭总参谋部军官妻子、各级官员、外交官和商人定期聚会的场合，而她长袖善舞，巧妙周旋，迅速组建起情报网。

## 西半球工作拓荒者

1956年1月，克格勃决定给“非洲”派个男上司——意大利人乔万尼·贝尔托尼，他是1936年参加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，当初化名马尔科在母国工作，1944年因暴露返回莫斯科。上级觉得让“非洲”和贝尔托尼结成夫妻更能开展工作，要知道他们都因信仰问题在异国遭受迫害而成为苏联公民，在漫长情报生涯中经受住考验，军衔都升至上校，此时“非洲”已经47岁，贝尔

托尼过了50岁，却还是孑然一身。

组织介绍婚姻还是很慎重的，首先得征询贝尔托尼的意见，作为隐蔽战线上的老战士，他真的把苏联利益置于首位，痛快答应了。至于“非洲”，克格勃总部施放一个试探气球，一封莫斯科的电报发到蒙得维的亚，要“非洲”赴热那亚与一个“意大利同行”会面，末尾有句话意味深长：“我们设想，您与意大利同行的工作关系将再添一层个人关系，您有意见吗？”“非洲”百思不得其解，以为这是上级故意这样安排，为的是让她与今后并肩工作的男人拉近关系而已，她用阿根廷谚语给中心回电：“永远不要邀请坐着的女人跳舞，她可能是个瘸子。”令上级欣慰的是，“非洲”没有拒绝见面，这就够了，只要见面就有戏。

第二天，“非洲”动身经美国到了意大利。她在热那亚市维亚威尼托大街从南向北走，边走边轻松地打量橱窗，心里默念着接头人的特征，同时也不忘展示自己的暗号：一本明黄色封面的书，左肩背一个白色的小包，包里露出一块红色的三角围巾。接下来的会面甚至结合，都是水到渠成的，几周后，贝尔托尼和“非洲”在蒙得维的亚结婚，他们的身份变成马尔凯蒂夫妇。这对特工夫妻让情报站工作效率大幅提升，他们拿到古董贸易许可证，拥有可靠的掩护身份，在高档小区购得房屋，一楼当古董商店，二楼设置暗室

和发报室。通过在南美购销古董，他们结识了不少人脉，并完成克格勃布置的一系列任务，包括与智利左翼议员阿连德（后来当上总统）以及阿根廷革命家切·格瓦拉的联系。

马尔凯蒂夫妇是苏联西半球情报乃至外交工作的拓荒者，他们与莫斯科建立稳定的双边无线电联络渠道，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。尽管他们是克格勃为了完成超级任务而“拉郎配”的，但在此后的八年间，他们举案齐眉、浓情蜜意、互敬互爱，婚姻生活真实而幸福，直到1964年9月1日贝尔托尼猝然去世。丈夫辞世后，“非洲”继续了三年古董生意，直到1967年秋离开乌拉圭。算起来，她在这里冒着坐牢的危险工作了将近20年。

第三次回到莫斯科后，“非洲”的情报生涯并未结束，她又先后三次出国执行别人无法完成的特殊任务。1976年3月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她列宁勋章，在已公开的苏联女侦察员里，只有她和佐娅·伊万诺夫娜·沃斯克列先斯卡娅获得这一荣誉。1985年，“非洲”又荣获第二枚伟大卫国战争勋章并以上校军衔退役。

1988年3月8日，克格勃原本定好授予“非洲”“荣誉国家安全工作人员”胸章，未曾想就在仪式开始前五小时，“非洲”上校在家里溘然长逝。至今，她参加过的行动，还有90%的内容被打上“绝密”字样躺在保险柜里。

朱延瑞 常立军

